

在现代文化名人手稿中，鲁迅的手稿最为规整

■王锡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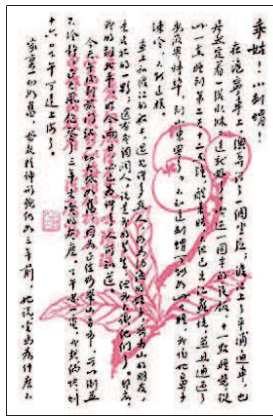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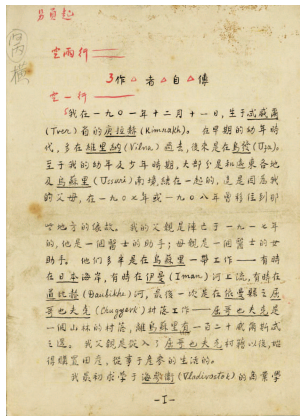
在现代中国文化界，鲁迅的手稿即使不说是一个范例，也可说是一个特例。因为它具有很多文化名人手稿所不具有的特点，也充满中国文化与书法美的魅力。

鲁迅手稿总体上具有排列规整、字体清晰、较少修改、页面干净、气韵生动等特点，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。

只要比较一下，就不难发现，在现代文化名人手稿中，没有人像鲁迅手稿这样规整（作为书法作品或影印出版的除外）。这里说的规整，主要是说页面排列、文本格式和总体面貌。你可以看到，鲁迅的所有手稿，无论是创作稿、译稿、书信、抄校、日记，还是什么别的文体，也无论用什么纸张，格式和页面都会排列得很规整，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。

排列最规整的当然是抄校、誊写稿，因为那更容易规划。在创作类的手稿中，各种手稿形态各异，但是也都体现了规整的特点。文稿方面，一般鲁迅都是写在专用的文稿纸上，有“莽原社”的，有“语社”的，有“未名社”的等等，后期也有自印的稿纸，当然也有些是写在白纸上的。鲁迅的文稿一般都写在印好的乌丝栏、朱丝栏和其它格式的栏内和格内，每行排列都很整齐。除了少数文章，在文末还有一两行，就写在最后一页的栏外了。只有《〈朝花夕拾〉后记》这一篇特殊：基本上每页最后一行都写在栏外。这或许是因为所用的稿纸未名社“文艺丛书稿纸”比较狭长，而且在栏外还有几个框框，大体可以形成一行的概念，为了不浪费纸张所以这样吧。

鲁迅文稿的行距总是无一例外排列得十分匀称。鲁迅书信用的纸张更多样，最常见的是彩色水印的信笺纸，例如“九华堂”的水印信笺纸，是鲁迅常用的一种。无论用哪种纸，无论写得密集还是宽舒，排列一般都会很美观大方。日记则基本上早年用九行乌丝栏、晚年十行朱丝栏宣纸，排列非常规整。每年后附的书账的排列，看来也是每天另纸登账，每行一种，在书名后，记有价格和购买日期。年末有年度小结和年度购



鲁迅给许广平、蔡元培的信，都是极其认真，绝无修改的。而日记修改率就更低了：就现存24年日记而言，基本上无修改。特别是鲁迅留下的6000多页抄校古籍和石刻手稿，绝无一字修改。

书总额。总体上，不仅翻阅轻松悦目，而且翻检容易。

鲁迅无意作书法家，他的书法怎样，我这里姑且不作评价。但是鲁迅对书写其实有一个特别注重的地方，就是字体要清晰，因为写字一般是要给人看的。尤其是因为鲁迅自己长期当编辑，对于那些“鬼画符”式龙飞凤舞的文稿，鲁迅是深恶痛绝的，所以，他自己特别注重写字清晰。鲁迅曾经在《门外文谈》中说士大夫垄断文化的方法：“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。”所以，鲁迅的字体总是写得一笔不苟，即使带点草，也是很规范的行草，很容易辨识。当时有很多人喜欢写减笔字，就是简化偏旁，但鲁迅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，即使完全私密的日记，也不用减笔字。就我所见，只看到一处：《病后杂谈》里说：“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”，其中的“乱”字，左边的“舌”简化成了“又”，这可说十分罕见。鲁迅是学古文字的，有时候在文字功底相当的熟人（例如钱玄同、胡适）之间，也爱玩一点文字游戏，但是并不过分，也不卖弄学问。总体上，凡是给一般人看的文字，绝对是清晰、规整、通俗、易懂。

鲁迅手稿修改率总体上较低。各种手稿中修改率最高的，是创作文稿，尤其是杂文。但是总体上也是比较少的。据我观察，大约一篇作品中，有修改的句子，一般最高不会超过10%；书信，由于

表达上相对更加放松、随意，修改率也略高，当然，一些重要的书信，例如给许广平、蔡元培的信，都是极其认真，绝无修改的。而日记修改率就更低了：就现存24年日记而言，基本上无修改。除了极少数几处轻微描笔外，就只有1935年日记后面所附的《居帐》里有一些修改，那是由于对方的住址有了变化，导致修改。应该说这不属于书写的差错。而鲁迅的抄稿，就几乎绝无修改了。特别是抄校的古籍和碑刻，基本上可以视为零差错。事实上，抄写过程本身不可能没有差错，只是，鲁迅的习惯是把抄错的撕掉。就与人们写书法作品一样，只要有一个错字，就整张废掉了。正因为如此，鲁迅留下的抄校古籍和石刻手稿有6000多叶，绝无一字修改。鲁迅手稿也没有大段删除的现象，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一两行的删除和改写。至于写完或者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的情况，几乎绝无仅有，只有一篇《势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》，这篇未完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是鲁迅写后弃之纸篓，而后被许广平悄悄“抢救”回来的。从现在看，虽然未完，但内容很好，文章不差，至今不知道鲁迅何以要扔掉。

鲁迅手稿修改不多，页面处理非常干净有条理。他的涂改，也是非常讲究的。有几种方式：一是偶尔写错一字，就在这个字旁边轻轻点一下，或者画一个小圈，表

示此字废去。这也是当时人比较用得多的手法。但是如果已经写好较多字，或者要改整句话，就需要在原稿上涂改。这时鲁迅的涂改，是比较仔细、讲究，涂抹整齐的。通常是先在涂抹范围画上整齐的线框，然后在线框内画上整齐的斜杠，或者交叉的斜杠，甚至再加上纵向线条，这样就会涂抹得比较彻底，除非使用现代科技，基本上看不出原来的字。然后再在线框外，行间添写新内容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《藤野先生》的标题修改过程。这些新改上去的内容，虽然字小，位置局促，但总是笔画清晰，标记清楚。例如《看图识字》《忆韦素园君》。另一种涂改稍微简化，就是在需要删去的部分，画上较粗的两条墨线，或者一条更粗的墨杠，直接覆盖了原来的字迹。然后在边上加写需要改入的内容。总之，鲁迅的修改不多，但是页面处理干净，让人一看就明白他的修改意图。目前所见，鲁迅晚年自编的书稿，大部分编了页码，其中有些是重抄的，这部分就特别干净规整，但有些只是在原稿上加了编号，所以保留了原来修改的面貌。总体上，鲁迅的手稿越到晚年越是干净。

鲁迅手稿的这种形态，首先是来自于他充分的学养积累。鲁迅从幼少年时代开始的旧学阅读与写作训练，使他的语言文字和学识达到了相当的水平，也养成了认真、严谨的写作观念与写作

习惯。后来在南京、日本求学中不断提高，当他开始文学活动时，已经是一个饱学之士，学养深厚，文字功力深湛。

其次是充足的写作准备。鲁迅写作前的习惯性准备工作，有几种情况。一种是写杂文。根据许广平的说法，鲁迅通常是先泡一杯浓茶，然后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一会，打好腹稿后，再起来写作。所以当鲁迅开始写作的时候，胸有成竹，文思泉涌。这对文稿的形成带来了重要的影响。在涉及学术性的命题时，鲁迅写作前要做更多的资料准备，按照鲁迅母亲的说法，在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前两三天，兄弟俩还把书“抱进抱出”商量写文章的事。

总体上，一般大作家的修改相对较少。例如茅盾、郭沫若的手稿，修改都不多。修改率主要表现的是作者的写作方式与习惯，其中也包含思维的方式与习惯。鲁迅思路缜密，表达顺畅，而且从鲁迅的字体、笔势来分析，他写作时书写流畅，但速度并不快。下笔从容，在书写中思考，在思考中书写，这样，修改就比较少了。

不过，现在看到的鲁迅手稿修改少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是整理稿。鲁迅从不爱惜自己的手稿，早年都是发稿后就不保存了，所以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两书竟没有一篇手稿被保存下来。唯一的一页《阿Q正传》手稿，还是后来从刊物上影印下来的。鲁迅晚年由于许广平的在意，增强了保存意识，有部分是由许广平抄写后发稿的。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编辑成书时的抄稿，所以看到的往往是比较干净的文稿了。

作家手稿的形态，不仅是作家思想结晶的外化和存在方式，也是作家性格与学养的象征，还是作家写作方式与习惯的真实记录。鲁迅手稿的形态，真实记录了鲁迅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状态，刻画着鲁迅创作的心路历程。通过对鲁迅手稿形态的简略描绘及其形成过程的粗略解读，可以更多地获得鲁迅手稿的内在信息，并看到鲁迅写作艺术的精湛以及思想的闪光，看到更真实的鲁迅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但贾平凹在挣扎中顽强地活下来了。他的背后和心中有“秦岭”。在江浙深入生活时，当地的朋友找他签名，常常是悄悄地拿一本《废都》过来。这个细节让他在现实的悖论中获得了温暖，多年以后，贾平凹和我谈到这个细节，嘴角上挂着微笑。

也是因为《废都》，贾平凹终于成为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一个传说。他创办的《美文》杂志，提出了“大散文”的概念。《美文》有几年热心推动青少年散文写作，举办了几次青少年散文大奖赛，我几次担任评委，因而有了和贾平凹更多的接触。穆涛是位喜欢开玩笑的朋友，常常会让我们大笑而让贾平凹尴尬的话，我注意到，这个时候的贾平凹通常是憨厚地笑笑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然后就是平静地抽烟。他

很少说话，更不会长篇大论。他要说的话，都写到小说里去了。

贾平凹的作品中有些神秘主义的成分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似乎也像神一样。很多人都说贾平凹测字很准，并且举了很多的例子，我后来也曾经好奇地核实传说的一些听闻，似乎是很准。有一年，我也处在人生选择的路口，内心清晰而又困惑。一次，我说：贾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测测。他说：你报一个字。我当时报了“苔”。他说：苔，是石头上的皮。然后沉默，过了一会我跟我悄悄说了几句。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，倒不是他说的是否准确，而是他对人性的体察极为细致和独到。

在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就注意到贾平凹生活的朴素，他不太喜欢应酬，也不太大鱼大肉。《秦腔》出来后，建法兄约了南帆、

平凹和我去福建武夷山聊天。主人十分热情，盛情款待。第一顿饭时，贾平凹坚持到最后。第二次，我发现他有点坐不住了。第三次，我对主人说，贾平凹老师用餐简单，一碗面条就可以了。吃完面条后，我说我和贾老师有个对话，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贾平凹如释重负。知道他不喜欢应酬，我去西安，不怎么敢告诉他。但朋友的圈子就那么大，他知道后总是出面招待。我无意中说起过，还没有到过他的书房。贾平凹记住了，一次在西安开会结束后，他到会场接我，说去看看他的书房。古董和书法作品是贾平凹书房的两大要素，我特别留意到一顶放古董的架子。我问贾平凹，据说地震时，这个架子倒下来，损失了好几件古董？他说是的。午餐时，贾平凹问我吃什么，我说油泼面。在马路的对面，就有



贾平凹（左）和王尧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贾平凹研讨会上。

这样一家店。在这家店里，我看到了小时候喝的汽水（苏打水），这种汽水我好多年不喝了，就要了一瓶。果然，喝了以后，喉咙里发出了声音。

那次从贾平凹书房走出时，我回望，他挂在书橱上最大的一幅写了四个字：与天为徒。